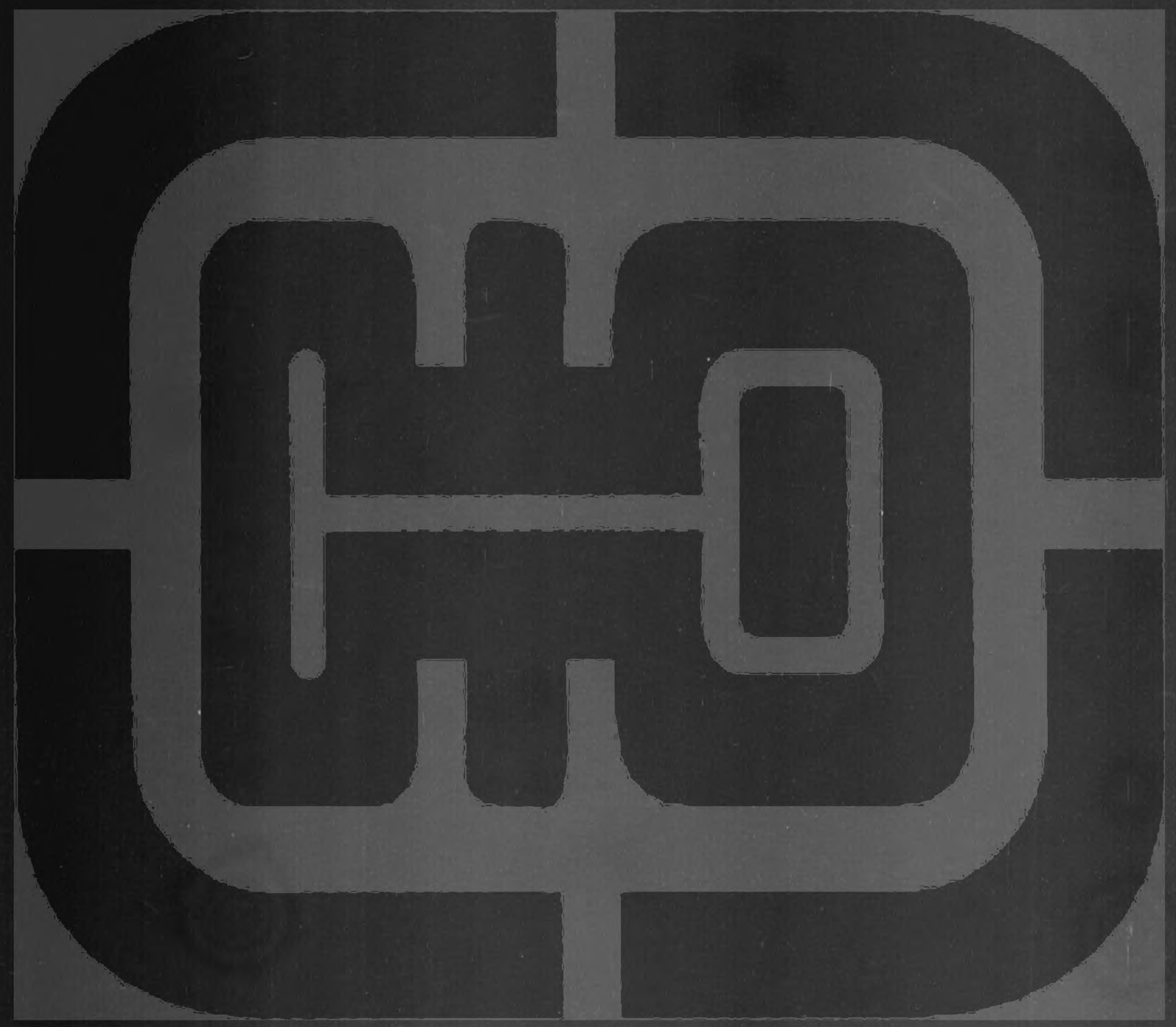

# 方山先生文錄卷之十三

## 碑

### 浦江宋先生祠堂碑

天下之族在祀典者固皆崇報之義而亦莫不有立教之端是故非其人焉而祀則誣有其人焉而不祀則怠有其人舉其祀而沒其實焉則混混則雖若差勝於怠且誣者而要其極致則亦非所以嚴祀典而明學術也義何所取教何以立不惟前哲之精微莫爲之闡發而後學之趨向皆將貿貿焉莫知所從事矣亦何貴於祀哉潛溪宋先生生於浙之浦江卒葬

於蜀之成都成都則既有祠祀矣浦江顧獨缺焉百五十餘年莫有爲之舉者廼高淳韓叔陽氏以進士出知是邑之二年爲嘉靖庚戌遂慨然請于金華守陳君元珂達之監司明年辛亥余以視學至謂斯舉不當緩於是韓尹辦方相址聚材鳩工建堂廡門宇三十七楹經始于秋八月落成于冬十二月奉先生主妥安如禮仍樹碑以紀成事率諸生以文告余惟浦江金華屬邑也金華之學自東萊呂成公倡之而何王金許四賢相繼而出說者謂爲朱學世適今其立言著論昭然具在固非後人之所敢擬議者然要之皆聖門之羽翼也先生繼起是邦遭逢聖主文章事業掀揭宇宙士人籍籍咸稱名臣已極誇詡至其所深造自得者上躋聖真直達本體則反爲文章事業所掩而不得明預於理學之列此余追考先生之平生未嘗不喟然而歎也曰嗟乎世有真儒若先生者哉觀其斥詞章爲淫言詆葩藻爲宿穢期於剗削刊落以徑趨乎道德居常或終日靜坐或支頤看雲或掛冠行松間或擊磬而浩歌翛翛然如塵外人及讀其所著與凡六經之論七儒之解觀心之記則寔有不能自已於言者是豈徒欲以文章事業名

世者哉柰何學術難明見聞易眩而先入之言之易行所以擬先生者僅僅若此也不知皐陶稷契伊傅周召得其時則爲名臣顔閔冉仲有曾思孟不得其時則爲大賢固不當以彼此論也況究觀先生之學在宋則有若陸子靜在元則有若吳幼清蓋皆聖學正傳後先一轍其與前四賢之繁簡紆直世必有能辨之者而俎豆獨後品儕未當豈所以表先正而示後學哉苟但知先生之顯而不知先生之微知先生之用而不知先生之體則是見光華者忘日月覩溟渤者失原泉而精一無二之指無恠乎其未究也此

固於先生無所重輕而祀典之寖混學術之不明余竊憂之故因先生之祠成不避而大書之石庶乎二三子之從吾游者可因是而繹思也敢曰是足以慰先生之靈也哉先生名字爵里出處存殁有國史在祠址堂宇祭田並敬文集板刻韓丈雅知治本經畫具悉有附録在不書

方遜志先生祠堂碑

余嘗讀易至革之彖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未嘗不歎聖人之克相上帝勤恤民隱至以身冒忌諱而不顧也及觀魯論之稱夷齊也曰求仁得仁又

何怨則又嘆曰嗚呼仲尼之意深矣稱湯武以立生民之命仁夷齊以正君臣之義化裁達變貞固立本夫固各有攸當而不可以執一論也噫夷齊遠矣詎謂千百世之下有如先生之所值者乎先生姓方氏諱孝孺字希直遜志其別號也居緱城里人又稱爲緱城先生父諱克勤從事聖賢之學先生寔其仲子淵源所漸日擴而大其出處本末則耆儒父老往往能言其事然亦有傳有遺事有尊鄉錄有補國史之議有春秋俎豆之請夫既或述之矣吾獨悲夫先生之所值者夷齊之時所執者夷齊之見而獨無太公爲之一引援其死獨慘於夷齊也昔武王觀兵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君子能厥玄黃小人壺漿簞食凡紹王而見休者蓋已盡乎天下之人矣孤竹二子獨爲叩馬之諫至謂之不仁不孝維師尚父時維鷹揚血流漂杵前途倒戈何有於二子哉而顧扶而去之俾弗懼於左右之兵也蓋武王義兵也二子義士也太公之扶亦各從其義也周家十世三十歷年八百雖至叔季之微猶爲天下共主而方伯之強諸侯之僭環視而不敢誰何者夫亦以名義所在等於天地明於日月威於雷電凜於鬼神洋洋乎鼓舞群

動整齊六合制御八荒攝伏庶慝俾夫渙者萃離者合強梁者沮狙詐者息而如綫之緒猶得維持於數十年而不壞者謂非夷齊之諫太公之扶有以爲之所耶然首陽之卧采薇之歌慷慨之士至今扼腕史遷亦謂其積仁潔行深悲不得其所而有感於天道之報施其歎息痛恨之意蓋直浮於言外矣使其視先生之死吾又不知其當何如以立言也然夷齊得夫子而名益彰先生附夷齊而義益烈千百世而下猶凜凜有生氣則先生之於夷齊均爲不死者矣寧海舊建祠於緱城里祀先生父子嘉靖丙申懷遠楊



君時秀令茲邑謂緱城舊祠僻在海島規制未愜無以昭示前修興起後學遂進諸生楊天倫董議毀卧龍山三官祠改建請諸巡按御史張君景允其議凡爲堂若干楹後廳若干楹東西廡若干楹最外爲牌門一其碑亭二則又在牌門之外幾越月而工告成楊君與余同舉進士至是又同官留都且以余嘗知慈谿而與聞斯舉也因屬爲文勒諸石余敬次數語而繫以迎神送神之歌歌曰坎其擊鼓卧龍之陽牲牷蕩滌蕭合馨香神之來思英風載揚恍惚及交陟降在堂光騰烈日凜肅嚴霜歌以迎神于豆于觴又

歌曰紛再拜兮廢徹趨蹌禮成焚瘞感激衷腸靈之往矣旋駕洪茫于彼于此無體無方河嶽流峙列宿寒芒歌以送神地久天長

重建始祖宋觀文殿大學士和國公祠堂碑

吾薛自河東徙毘陵至宋和國公始顯公初居滆湖之黃土岸既乃讀書錫山往返跋涉遂置別業於橫林之後埼仲子亨二守之後立公祠肖像於中亨二生彥泓彥泓生文俱能世其業元末燬于兵洪武初文之子祥伯吾高祖也徙五木之余巷去後埼僅數里而南嘗欲爲公建祠未酬厥志旂少時先考功蓋



屢言之因循未能也迨嘉靖癸丑旂歸自浙待次家居思宋尹麻二臣皆死節于茲久缺祀典爲建二忠祠以祀之仍造橋於祠右而疏河以通舟楫忽得石刻於土中蓋公嘗築觀文橋于茲積久圮壞旂感而異之因於二忠祠北特建公祠豈時序代遷廢興相禪固有一定之數而不容自已者乎抑天下之公論久而自明而公之心跡未盡白於身後者將至是而始定乎旂因祠成立碑以書其事爲論世者公言之而非敢以厚誣也初公在寧宗朝以父任補官目擊時事夙有去志丐祠不允既以樓宣獻公鑰薦復舉

制科循歷通顯當是時日食迭見大火頻仍朝臣鮮有言者公獨上疏其略曰天心仁愛變不虛生願陛下深思顧諟之難益懷兢業之念勿謂帝德罔愆而怠於進修勿以天災代有而應不以實若今日避殿損膳僅舉故事非所以消疹而召和也尚內揆之一身外察諸庶政必求其所未至必思其所未周恢復本爲至計而壞於匪人和好甚非長策而迫於時事惟陛下誓以今日遇災警懼之心永爲異時暇逸怠荒之戒庶天心昭格而咎徵可回矣疏入上爲之歛容其諸更楮備遐補偏救敝而默旋潛斡者則又更僕難數也由是觀之公豈隱忍附麗以希富貴者哉一時論者徒以其位侔史相未見抵忤遂生疑議而不知亢害承制公固苦心於其間也不然則剛正精博如樓公固趙公汝愚所謂當今人物也立朝少所許可其所留者唯晦菴朱先生其所薦者唯公斯亦可以諒公之素矣及觀公在臨安湖山宴會多所不預至今月岩峭壁所刻尚可考見則公憂時感事之懷固有難以語人者向果若人言雖孝子慈孫百世難改旂亦豈敢厚誣公哉公之名字歷官封錫其詳具宋史列傳不書

## 嵩山寺重建楊氏先祠碑

傳有之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諸已力惡其不出於已也不必爲已論者嘗擬其出於老氏而非聖人之言乃今自楊氏先祠之在嵩山寺者觀之益信其爲孔子之言而大道爲公之景象雖不復見於後世而猶著存乎人心也初楊之先有名瓛者元季爲無錫州同知洪武初與其從弟進道進禮暨從子工部員外郎德彝遇異僧志道于嵩山遂以山田二百餘畝施之建刹其事具少師姚公廣孝尚書孫公原貞記中是嵩山有寺寔自楊氏始也然楊之初意唯以其僧之可與而施之耳曷嘗有所營度於其間哉志道則感其施因立楊氏祠以祀其先人于以示報本之意至弘治間嗣僧不齊而山田侵於有力瓛之曾孫壽府長史公文自諸官復正其疆以歸於寺而先祠如故後長史沒而祠復廢矣然僧於楊氏諸主則尚藏諸經閣而不忘厥初嘉靖己酉寺僧正端修廢舉墜因及於楊氏之祠於是楊之嗣孫縣學生榦倡率族人量材糾工以裨僧費至癸丑春三月告成而楊之先復妥安如禮始祖宜義郎某位於中推其所自出也同知公瓛工部公德彝暨進道進禮位於左

謂其施山也長史公文位於右謂其復山也自茲以往楊氏之祠其殆永於茲山矣乎嗚呼天下之人竭一生之心膂以爲子孫計者何所不至哉然而未必其能盡保宗祊也故若敖之鬼猶不免於餒而房杜之子孫且至夷其先祀他尚奚說耶嵩山楊氏之祠雖其子孫代不乏人而寺僧相傳之意則固宛然可掬也貨奚必藏諸已力奚必爲已哉此吾所以信其爲聖人之言而今之世猶有大道爲公之遺也登茲祠而讀是碑者其尚以余言爲然否乎

方山先生文錄卷之十三

# 方山先生文錄卷之十四

## 傳一

### 舒脩撰傳

脩撰舒先生名芬字國裳江西南昌進賢人也其先世居浙之東陽元大德初有名文英者始徙進賢之梓溪載傳至溥震溥震生廷式廷式生法皆積德累行世雖未顯識者已知其後必有達人法娶聶生先生幼即岐嶷峭穎異於凡兒甫成童入郡學嘗作赤鴈賦郡守奇其才謂當魁天下進賢有石人灘相傳謂灘合則狀元出人遂以石灘稱先生蓋期之也先

生遜避別號梓溪家貧清苦不與人群雖於書無所不讀寔勵志聖賢之學不屑爲博物洽聞之士端居終日未嘗晝寢夜必計過自訟每悼俗學之陋嘗曰吾唯欲出以行志耳不然則聲律對耦之文可無作也故其爲文氣志渙發理道暢達一洗回互隱伏支離纏繞之習正德丁卯舉江西鄉試明年入南太學譽望籍籍祭酒司業以至六館師生罔不起敬丁丑舉禮闈入對　大廷賜狀元及第授翰林脩撰嘗謂古禮樂久廢恒游心於周禮鍾律無益詩文一切謝去戊寅春權倅江彬等蠱惑　武宗勸之游豫議以

三月壬子警道東巡祀岱宗歷徐楊抵金陵下姑蘇復泝江浮漢登太和太嶽且徧中土繁麗諸處將相大臣多從諫之都下人情洶洶危懼先生乃約諸同志上疏乞留俱會　闕下吏部尚書陸完迎諸上疏者曰　主上聞直諫輒引刀爲刎狀今且撒賴矣其容色詞氣盡歸咎　武宗以沮言者一時言官又多其黨遂爲所沮先生乃邀吏部郎中夏良勝禮部郎中萬潮太常博士陳九川舉酒酹之曰匹夫不可奪志吾輩乃爲大臣所奪乎遂連疏入於是吏部郎中張衍瑞禮部郎中姜龍兵部郎中黃鞏孫鳳員外郎

陸震刑部郎中陸俸行人司副余廷瓚等俱連疏入時又有太醫院醫士徐鏊以醫諫　上大怒車駕亦不果出下黄鞏陸震夏良勝萬潮陳九川徐鏊於錦衣獄先生與張衍瑞姜龍孫鳳陸俸等百有七人俱被命跪午門外梏拲五日既余廷瓚等亦下獄黄鞏等六人亦在午門外梏拲跪五日是時工部主事林大輅等三人大理寺正周叙等十人亦連疏入俱下之獄尋亦梏拲跪五日復有金吾衛指揮張英肉袒戟刃於宵諫數日天色陰霾京師震駭公卿出入輒被唾罵投擲瓦礫遂減去跟辨官吏往往在昏暗時行乃益謀蔽惑請命禮部禁約不許言事通政司遂格不受疏堂官獻諛者恭劾司屋爲妄言由是　上怒遂不解戊午水溢内海子四五尺折橋鐵檻是日先生等一伯有七人俱褫衣廷杖先生以疏首杖特甚神色不異唯口呼　高廟之靈冀以感動　上心杖畢幾斃裹創卧院中掌院者懼禍使人標出之先生屹不爲動曰吾官于此當死于此既而復蘇謫爲福建市舶副提舉其餘罰俸有差　上怒猶未解四月己卯黄鞏諸人亦俱褫衣廷杖林大輅周叙余廷瓚降級調外任徐鏊戍邊其餘爲民時死杖下者陸

震余廷瓚主事劉校何遵評事林公黼照磨劉珏行人孟陽李紹賢劉平甫李翰臣詹軾凡十有一人先生惻惻歎曰使余肯從宰臣之沮則諸疏且緩矣今致諸臣之死芬可以獨生乎聞者感發君子謂先生此舉振士氣沮奸謀植風化寔有大功於世教也辛巳　今上即位詔起先生適宅父憂嘉靖癸未秋服除復脩撰甲申夏會議大禮先生疏凡三上伏闕得罪再杖於廷明年乙酉母太安人卒于官舍先生扶柩歸由長江至彭蠡忽颶風鯨波大作先生號籲風濤頓息君子謂誠孝所感云丁亥春三月疾作十有四日卒距生成化甲辰三月十有二日年四十有四

所著梓溪集若干卷詞嚴義正如其為人編輯周禮定本則尤其所注意也先生平生不事生業家無立壁巡按江西御史儲良材為小築省城居其妻孥子三人泰奉奏薛應旂曰余昔過進賢進賢士人頌舒先生從事聖賢之學與其歷履比舊聞加詳恨九原不作不及言從之邁及官留都泰泉黃才伯往往為余談成化間羅彝正劾大臣遭喪起復章德懋黃仲昭莊孔暘不作應制燈辭皆上疏落職當時謂之翰林四諫迨　毅皇豫遊時史官敢諫者則唯舒國裳

一人矣吾黨自謂清華獨不念輔導論思之職乎因出翰林先後姓名授余志之余寡陋因循未之撰次值有論學者援東漢諸人而擯氣節謂舒先生非聖賢之學然則聖賢固無氣節者邪蓋自正德丁卯逆瑾讐虐戴銑諸人始矯制褫衣受杖死者相繼又十年庚寅再罹此變於是士人漸為此論嗚呼此可以觀世道之推移矣余重有感焉作舒脩撰傳

## 涇野先生傳

涇野先生姓呂名柟字仲木陝西西安高陵人也西安爲古涇陽之域學者稱爲涇野先生始祖名世昌載傳至彬卿生八八生興興生貴貴生鑑世有隱德鑑生溥尤以行義孚於鄉黨排難解紛人多德之配宋氏生先生後以先生貴封翰林脩撰宋贈安人安人爲瀋府教授玉之孫女教授幼好書人號宋五經以賢名於時安人少習其教先生孩豎時即誦其祖教授公之遺行以教之故先生七八歲時敦厚穎敏如老成人遣就傅于周丈人節之聞小學之教及入學受書于孫行人廷舉時未總角輒有志聖賢之學不爲辭章之習夏居矮屋衣冠危坐雖炎日蘊隆不出戶限及冬月嚴寒則履藉麥草誦讀六經恒夜以

繼日弘治乙卯丁毋安人憂哀毀讀禮未嘗輕出服闋猶思慕不已辛酉舉陝西鄉試念毋不及見輒泣下明年壬戌會試未第乃入太學會三原榆次安陽林縣陝州河內諸同志之友相與切磋務事力行不尚口耳時雖爲太學諸生而識者固已知斯道之有屬矣正德戊辰舉南宮高第入對大廷承法天法祖之問反覆以仁孝爲言而要之於學　上與公卿大臣嘉賞之賜進士及第第一人授翰林脩撰尋爲經筵講官直以輔德弼違爲己任其諸編摩纂輯則務盡古史氏紀動紀言之職詞華藻麗皆所不屑也嘉靖甲申夏五月上疏自劾不職者凡十有三事當路者謂此皆大臣宰相之職不宜引爲己責謫判鮮州至則贊州長以政教勸率士民酌取藍田呂氏之規以行鄉約刊訂朱子家禮以正習俗儒生學子群至受業潛江初御史杲按山西爲建鮮梁書院以居之御史亦時時就而論學居三年鮮俗爲之丕變延及全晉亦駸駸乎復陶虞耕稼質成讓田之風丁亥量移南考功郎中凡南官考績評定賢否詞若渾融實多所懲勸稽查吏籍革除詐冒一切奸宄盡爲屏息公餘即集問道請業之士懇懇爲發明講解或寮友

邀游金陵諸滕亦時復一出雖登臨玩賞中率多師
師規勉之意初寓柳湾精舍諸生屢盈戸外乃即鷺
峰東所居焉及遷尚寶卿歷太常少卿吏事簡省四
方從游者日衆先生樂於成人應接不倦是時海内
講學者相望而起然或未免空談先生與諸生約每
會即以六經四書質正就於其中探討精義勉其體
認踐履或問朱陸同異先生曰晦菴象山同法堯舜
同師孔孟雖入門路徑微有不同而究竟本原其致
一也亦何害其爲同哉學者不務力行而膠於見聞
以資口耳竟於身心何益聞者多感發興起其訓釋

經籍皆躬行心得之言有程朱所未發者故所至學
徒如雲滃霧集乙未進北國子祭酒時監規久弛先
生發明揭示動以身教一二貴游子弟有不率者即
繩之以法不少假借於是咸知所從事而乞差爭撥
之敝風頓息或有以敬敷五教在寛規先生者先生
曰寛非縱弛之謂乃日刮月劘以要其成而不責效
於旦夕故謂之寛然云敬敷則不可不謂之嚴矣古
稱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其意正謂是
也今人才漸不如古豈真古今人不相及哉内則祭
酒外則提學皆有師道而以教人爲職者率多姑息

假借而不知人才之日流也甘臨希悅違道干譽且
非治民所宜矧以之教士哉規者不以爲然而先生
持之愈堅國子諸生自是知所檢束而絃歌之聲禮
讓之俗洋洋於京師首善之地矣丁酉陞南京禮部
右侍郎未幾以災異自劾得致仕去壬寅某月日以
疾卒於家年六十四所著有四書因問周易說翼尚
書說要毛詩說序春秋說志禮問史約宋四子抄釋
詩學圖譜寒暑經圖解史館獻納南省奏稿涇野文
集詩集監規發明署解文移各若干卷行於世然皆
仁義之精華孔顏之正脉有非遷固以來文人詞客

所能與者嗚呼先生內充外裕色溫氣和藹然可挹
而行方詞厲守堅力定在朝在野隨寓盡道其真富
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者矣君子方之程伯子
豈不信然哉長子田以舉人爲汝寧府通判少子畇
以先生廕爲都察院照磨云薛生曰某爲諸生時嘗
從先生於鷲峰東所而先生之所以切切啓迪者則
寔未嘗一息敢負也今年庚戌來京師其子畇以先
生年譜示余作傳顧某淺薄何能傳先生哉特以先
生生關中關中風聲氣習淳厚閎偉剛毅強奮莫不
有古之道然自漢以降其所謂豪傑者大都欲以古

文辭名世故至於今關中士人動稱西京西京云其潛心理道而務以聖賢爲歸者宋張子厚之外非先生其疇爲首稱邪某是以論著之于以見關中之學獨文辭乎哉

## 陳恭愍公傳

陳恭愍公名選字士賢浙江臨海人宋國子司業左輔之後由婺徙台之僊居再徙臨海公父員韜宰新城有惠政後爲御史按閩訊沙寇脅從者數萬人悉釋之卒官福建右布政使人以爲未食其報嗣當有人生公自少端慤寡言立志以古聖賢自期潛脩獨詣不求人知唯以克己求仁爲要因自號克菴景泰庚午舉浙江鄉試天順庚辰以會試第一人成進士授監察御史會脩撰羅倫論大學士李賢遭喪起復謫官諸在言路者默若罔聞公獨抗疏直之倫雖不復而賢亦竟沮天下自是始畏公議及按江西務持大體布按長貳有過卑獻諫者公曰有憲綱在妄自尊大吾不敢也悅不以道吾不願也諸皆動色相戒舊習頓革既提學南畿黜浮崇實寬嚴得中校士一以德行理道爲本試卷明列諸生姓名並不彌封編號曰吾不自信何以信於人邪所歷郡縣居宿學宮

端坐沉默以身率教每令諸生讀小學習六禮體認
經典措之踐履徒文無益也士習翕然丕變時御史
大夫長洲韓雍以功業顯頗尚崇飾方憂制家居聞
公至悉屏儀衛曰毋令陳御史知也是其所推服者
豈獨諸生焉爾哉成化初遷河南按察副使整飭兵
備尋改提學其所設教一如南畿中州學者咸慶得
師會倖奄汪直被命巡郡國威侔人主都御史以下
咸匍匐趨拜公獨長揖直怒曰爾何官敢爾公曰提
學直愈怒曰即提學便如何爾寧大於都御史也公
曰提學何可比都御史但宗主斯文為世表率雖死

不可屈節直見公詞氣嚴正舉止安舒而諸生儼集
署外知不可犯遂改容曰先生既無公務相關自後
不必來見矣公即徐步而出尋轉按察使政尚易簡
釋繫囚除苛細凡諸宿弊名為舊規者一切罷革獨
於贓吏不貸然受賂百金者要辭但列六七錢或問
之公曰汚人惜財如惜命若責賂厚彼挈而貨權人
則法撓而難除矣然亦權以待茲時非正法也自是
官屬斂戢父老歡呼載道未幾聞母喪即日奔歸行
李一肩士民泣送者數千人立生祠祀之服除擢廣
東右布政使踰年轉左時嶺南苦鎮守中官椎剥瑣

儋騷然公乃嚴條約革和買減泛徭爲惠養計會肇
慶大水公即具奏災傷狀因體勘展轉民命旦夕竟
便宜發倉賑之市舶太監韋眷縱恣掊尅籍富民供
辦公奏減之眷復以私艦通番爲番禺知縣高瑤發
覺沒貨鉅萬都御史宋旻等不敢詰公獨移文奬瑤
眷深憾之番人馬力麻者貿貨海口詭稱蘇門答剌
國貢使眷利其珍奇將許馬公發其偽逐之又有撒
馬兒罕使臣泊六灣還國枉道至廣謂將往滿剌加
市狻猊入貢所過震驚公乃上言臣聞西旅貢獒召
公進諫越裳獻雉周公致規蓋不惟防玩好之漸寔
以杜窺伺之萌也迺者珎禽奇卉旁午徵求外夷小
醜探聽舉動豈眞有貢獻之誠惟以邀賞賜之利
陛下必以爲娛玩之物於民無損不知奸貪憑藉因
緣爲利招引殊方營圖攘尅即如狻猊本非澤國所
產假借意指入海宣索驚擾衆中貽譏海外是　陛
下忽細行之矜而爲大德之累也疏入留中眷知中
官咸疾公乃誣摭公黨比高瑤和同貪墨　上怒遣
刑部員外郎李行會同巡按御史徐同愛鞫之行同
愛畏眷不敢反異復賂公所黜吏張聚令誣執公聚
不從行等阿眷執聚栲掠聚曰死即死耳安敢以私

憾滅公義陷正人也行等羅織無所得乃誣公矯制
發粟意在侵欺褒奬屬官志圖報謝論罪當徙奏入
詔奪公官遣錦衣衛千戶張福逮公士民數萬人號
泣遮留以衛士辟除乃得出省城至南昌疾作卒於
石亭寺時年五十八友人翰林張元禎爲治殮事以
疏給衆尸而已或咎其薄元禎曰公平生清苦殮以
時服此公志也張璁乃上言臣聞周公元聖而四國
之謗乃致上疑於其君曾參大賢而三至之言不免
搖惑於其母是豈成王之不明參母之不親哉凡以
口能鑠金而毀能銷骨也　陛下臨御區宇明並日
月恩同父母詎圖怙冒之中尚罹屈抑覆盆之下復
有沉冤竊見廣東布政使陳選素崇正學夙抱孤忠
孑處群邪之間獨立衆憎之地太監韋眷通嵗敗露
知縣高瑤按法持之陳選移文嘉奬以激貪懦固監
司之體也柰何宋旻徐同愛怙勢保姦首鼠兩觀以
致韋眷橫行胷臆穢衊清節淆惑　聖明勘官李行
承眷顧指鍛鍊成獄竟無左驗臣本小吏以詿誤觸
法爲選罷黜寔臣自取非選有加於臣也眷乃妄意
臣必慼選以厚賄陷臣令扶同陷選臣雖胥徒亦知
廉耻安敢欺昧心術顛倒是非眷既知臣不可利誘

乃嗾行等逮臣於理彌日拷掠身無完膚臣甘死籲
天終無異口行等乃依倣傍眷語文致其詞劾選勘災
不實擅便發倉曲蔽屬官意圖報謝是毀共姜爲夏
姬詬夷齊爲盜跖也本年嶺外地震水溢漂民廬舍
屬郡交牒報災老弱張口待哺而撫按藩臬若罔聞
知選獨抱隱憂食不下咽謂展轉行勘則民命垂絶
其何能待所以便宜議振志在救民非有他也選素
剛正不堪屈辱乃爲勘官陵侮憤懣成疾旬日而殂
李行幸其就死不爲醫療又潛遣養子密以選死報
眷以快其忿小人佞毒交結權倖一至於斯司寇之
屬要在詰奸刑暴安取此輩爲也夫選砥節奉公橫
罹讒搆　君門萬里孰諒其寃臣以罪人擯斥田野
秉耒自給百無所圖敢冒死披陳甘心鼎鑊者誠痛
忠廉之士嚮屈抑之寃長讒佞之奸爲　聖明之累
也奏入不報第以他事罷眷鎮守弘治初工部主事
莆田林沂疏雪公寃詔復官禮葬正德中追贈公光
祿卿謚恭愍
薛應旂曰余少時聞里中長老往往談公爲提學御
史時行事心竊慕之及長走仕途見縉紳先生輒稱
公爲眞道學益勤向往邇承乏兩浙學政過公里第

知公加詳見張聚疏不覺憮然自失謂聚胥吏乃能若是昔孔明之李平廖立不是過矣人心其不死哉彼韋眷不足責也宋旻徐同愛李行叨冒襟裾顧甘心狗彘此又何說焉公固不待余傳而傳余因校士之暇特爲公書之以付台士俾張聚得以附見云

方山先生文錄卷之十四